

徐光啟著譯集

十四

新刻徐玄扈先生纂輯毛詩六帖講意小雅卷之二

吳松 徐光啟 子先父 輯

金陵 唐國達 廣慶堂 梓

二雅

鄭氏曰、小雅大雅周室居西都時詩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大雅自文王至卷阿為正經、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
朱子曰、周公相成王、定樂歌、每事以詩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又曰、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歆。
孔氏曰、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有大小也。

小雅上

鹿鳴

序曰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首章之庶幾嘉賓之示我周行而後二章但曰式燕以敖曰燕樂其心而乞言之意隱然見於言外蓋不敢必也亦可以見詩人爲永之旨古者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首章乞言也次章憲也三章言安樂其心并憲亦不待言矣

末章尚說教示朱傳未是

宵雅肄三宵之言小也凡入大學習此三詩官其也鄉飲酒註曰諸侯卿大夫貢士與之飲酒歌鹿鳴采其嘉賓示我以大道又有明德可則倣

也四壯采其忠孝之至也皇華采其咨謀於賢智也

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面北云
曰鹿鳴諸詩朱子以為工歌清廟之詩朱子以為升歌工歌升歌亦有辨
與曰工歌者乃堂下之歌與琴瑟笙磬相間而歌之也升歌者乃堂上之
樂當祭而歌不以他樂間之而獨歌之也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
張叔翹曰反覆此詩禮意優洽情詞懇款藹然有推心置腹之意

箋曰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鳴羊賓笙簧將行

二
●
①
●
①
①
①
●
①
嵩昭桃傲教

三
●
○
●
○
○
○
●
○
琴瑟湛心

首重

曰君臣之相與也。尊卑闊絕。堂陛森嚴。雖其君能推心置腹。樂於聽納。稍有形迹之存。尚有納而不言。而不盡者。此非慈惠流通。情義兼至。使之形體盡忘。肝膽畢露。安能使之盡言哉。

曰瑟堂上之樂。鼓瑟而歌。有聲有詞。笙堂下之樂。立於懸中。有聲無詞。傳曰興也。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於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

疏曰。苹郭璞曰。今賴蒿也。初生亦可食。陸機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食。又可蒸食。

箋曰。示當作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

教遊和順從容之意以教者正以其動靜之間皆大道所著而莫非教示也。

疏釋草文孫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為藪去刃反郭璞曰今人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藪

箋曰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

疏陸机曰芩莖如釵股葉如竹葉生澤中下地鹹處為草真實牛馬不喜食之

傳曰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四牡

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曰鹽名鹽也出於河東之解池引池水灌畦自結成者不經久而易壞故訓

不堅固者為鹽也。說文云：莫海為鹽。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不遑啟處，言為公義所制，故處且不遑也。安得歸而慰我之私乎？古者席地跪而後起，跪而後坐。

曰：翻；者，雖。二章言物得所止而人子乃缺乎孝養，其感深矣。將母來諗，非有所要於君也。欲其体恤哀憫，知有如是之苦耳。王者代為之言，若此。聞此歌者，能不撫心感泣而誓以死報者乎？

首二章但重私恩，言不遑啟居者，名以見私恩之不得遂也。輔氏說：非是。四牡采薇，出車杖杜，皆君上之言也。然上之勞下，而但曰使臣在外如何，勤勞憂苦，如何奉公忘私，則下之情未必能盡，而其文亦索然無味矣。今勞其人而反托為其人之言，具道其明發之懷，低離之恨，歲月之久，往來之艱，恩望之勤，旋歸之樂，甚而曰將母來諗，又甚而曰莫知我哀。一時臣

下之隱衷伏慮畢達於黻屨之前。而惻然推赤心以置人之腹。盛世君民
一体。至於如此。想其至誠所動。真足使人截脰碎首。而不悔文章之用。乃
能動天地感鬼神者。凡以此也。即此想見詩中托詞寓意。有入神之妙。如
此諸詩。比於正言直述。巧拙之數。豈不相去十倍。所以風人之言。大都托
言以見志。如美正刺淫。間或摹畫其詞。以為懲勸。皆不必正為其人之言
也。且雅之體。視國風為嚴。王者勞下。尚托為其下之言。以擬議情事。感動
人心。而國風諸詩。獨斷以本文為正。如行露氓者之類。皆以為婦人所自
作。拘之甚矣。有如四牡。杖杜。無禮經及左國明文。可據其不妄。為久役而
怨其上者乎。毛鄭之流。雖百口何從辨哉。

序箋曰。文王為西伯之詩。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
來于其職。于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

傳曰、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

不遑啟處、傳曰、臣受命、含幣於櫬、乃行、

箋曰、夫不、鳥之懸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於相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

疏曰、釋鳥文、雖其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雖、令楚鳩也、郭璞曰、令鶉鳩也、

一 ○○○●○ 駢遲歸悲

二 ○○○○○ 馬鹽處

三 ○○○○○ 下相鹽父

四 ○○○○○ 止杞母

五 ●○○○○○ 駢論隔 歸歌

顧大韶曰、周家使臣正如今之行人耳、世人作此二篇、題俱解作直指使

者大可笑

皇：者華

序曰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曰諷有聚議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度有酌量之意。詢有究問之意。

國語叔孫穆子聘於晉：享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晉使行人問焉。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彰使臣之勤也。敢不拜彰。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諷謀度詢必諮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為每懷。才為諷。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既使臣以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左氏文小異。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諷。咨難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

每懷者常。有此念。提起就來也。

通解云。大小行人之職。詳于周禮。有五物。以和諸侯之好。有六物。以周知天下之故。使臣之職亦重矣。自非勤於心而敏於事。何以廣天子之視聽。而盡其職哉。

輔氏曰。程子謂咨詢使臣大務。蓋謂人君正以不得與遠民相接。故遣使以宣已意。而通下情。為之使者。豈可不咨訪以副君意哉。此意最可玩。通解曰。諏謀度詢。只是問耆老求遺逸。恤孤寡。舉廢墜。使上德無不宣。下情無不達。便是。或以為求賢自補。看來又多一層事。所謂補者。蓋以向者靡及。若有所缺。然者。今無不盡。則缺然者。補矣。非補其聰明之不及也。疏義曰。皇華遣使。風以義。四牡勞使。憫其情。是以出則盡職。歸則忘勞也。序箋曰。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為不辱命也。

傳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

箋曰無遠無近維所之則然。

箋曰春秋傳曰懷和為每和當為私。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

傳曰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諫。箋曰大夫出使驅馳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於是訪問求善道也。

傳曰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於六德也。

箋曰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諫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于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

● ○ ○ ○ 隕及

○ ○ ○ ○ 駒濡驅諏

三 一 一 一 騏驎謀

四 一 一 一 駱若度

五 一 一 一 駟均詢

棠棣

序曰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

徐士彰曰：今作文者，不過說自安樂而患難而死喪，皆須兄弟則為詳於言矣。此詩却把死喪先說在前，自此而患難，自此而安樂，事愈輕時愈嚴，而兄弟之情愈見其不可解。則所謂莫如兄弟者，蓋瞭然可曉矣。棠棣非周公不能作信夫。

此詩描畫人情備極巧妙。可悲可涕，可舞可歌。聖人之言正如化工肖物，非復人力所能庶幾也。

鹿鳴諸篇。詞多和平。此篇多激烈之氣。哀婉之調。意苦有所懲創。則為周公東征以後之作。斷然無疑。

張叔翹曰。此詩從容委曲。深入人心。有悠狀不盡之思。

序箋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

一 ● ○ ● ○ 謹弟

二 ○ ○ ○ ○ 威懷哀求

三 ● ○ ● ○ 難歎

四 ● ○ ● ○ 務戎

五 ○ ○ ● ○ 平寧生

六 ○ ○ ○ ○ 豆飲具孺

首四章

閭牆禦侮良。心真切天理之所。以長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章法神品。朋友不能相及。頃兄弟乃能相及。其勢自爾。

通解曰。首章姑言兄弟之常。而詞氣抑揚之間。已有感慨不盡之意。其斯周公之心乎。

或云急難。即患難也。非是急字。即相救意。春秋傳急病讓夷。戰國策以公子高彖能急人之困。

左傳富良曰。古人有言。元弟讒閹。侮人百里。

傳曰。興也。箋曰。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

韡。狀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以榮覆弟。息豕之豨。亦韡狀。古稱不柎同。

按不字。古文作不。華之足。象形字也。假借為可不之不。轉註為不狀之不。必改作柎字。乃為華足棠棣。今在處有之。吳人呼為玉馬鞭。其華與諸華異。一柎輒生二莖。而相麗。故稱韡。以為興者。亦取已弟同生之象也。若止謂韡。狀盛則華之盛者多矣。何必棠棣。以此兄弟乎。因此歟。古人此興。定非漫狀者。聖門學詩。稱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其在當時。必有此種傳授。如爾雅之類。當非一家直為秦火失傳。而漢儒毛鄭之徒。極力鑽研。止得十之七八。宋儒則長于義理。畧于名物。并毛鄭之說。莫削無遺。以此今世說經于此興之象。大段鹵莽耳。愚故于傳箋此興。悉為拈出。其二家所未備。更願同志之士。相共講求之也。

疏舍人曰棠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者也此與棠棣異木故爾雅別釋爾雅云唐棣移唐棣

傳曰聞棠棣之言為今也

箋曰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

箋曰雖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于急難

疏曰釋鳥文春令雖渠也郭璞曰雀屬也陸机曰大如鷄省長脚長尾尖嘴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上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

箋曰每有維也况茲也傳曰烝填戎相也箋曰當急難之時維有善同門來父也猶無相助已者古声填寔塵同